

包饺子

□顾唯

我十岁时,妈妈就常给我们姐妹包饺子吃。饺子成了我最爱的美食,我也学会了包饺子的手艺。

20世纪70年代,物资匮乏,妈妈变着花样包各种馅儿的饺子,那是最开心的时候。韭菜猪肉或白菜猪肉馅是开荤,有时韭菜放鸡蛋、粉丝放虾皮做馅儿也很好吃,我们称之为素馅。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爸爸是海军航空兵,一会儿在海南岛,过几年到山东,时间不长又换防到湖南,家属也跟着东奔西走,生活不便,对我们上学影响很大。好处是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能吃到当地的特色饭菜。包饺子,是我妈妈在山东青岛时学会的,我们也就有了吃饺子的口福。

我们家在部队大院的房前屋后都长了各种蔬菜,包饺子有了基本食材。去店里买猪肉的任务落在我身上。我小时候胆子大,有点野,妈妈总是叫我去买肉。那时肉不能保证供应,我敢挤到买肉队伍前面,看我是小孩,大人们也不计较,我总能买到肉。我拿着才杀的新鲜猪肉高高兴兴回家,可得意了。上三年级时,我就帮着妈妈包饺子,慢慢也就学会了。包饺子是个技术活儿,和面、擀皮子、拌馅儿、包饺子、下饺子都有讲究。每到包饺子时,拿出白面,用我的小小手加水和面。和面,不能太软,也不能硬,然后给和过的面醒半小时,再擀皮子。拌馅儿,在肉糜里除了放葱姜外,北方人还喜欢放点花椒水去腥,然后再放剁好的白菜或韭菜。现在条件好了,饺子馅儿里还要放菜油或色拉油,馅儿更松香可口。包饺子要馅儿多又不破,有几种方法,大体和现在店里卖的差不多,具体我也描述不了。下饺子要大锅大水,水开后放饺子,饺子下锅后水开加凉水、再开再加凉水,反复三次,美食即成。有的人家下饺子,锅里放一点点盐,饺子不容易破。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顿饺子,是

心窗
片羽

我插队时回家妈妈给我做的。1977年,我爸爸部队当时在湖南,我下乡插队在湖南零陵潮水公社知青点。每天劳动很辛苦,养猪、放牛、插秧、种菜,还要挑大粪。我那时才17岁,承受不了这么重的体力活。吃得也比较差,经常就是一个素菜、一个冬瓜汤加一碗饭,或就着家里带去的咸菜下饭,能填饱肚子就行。下乡后的第一个月我回家,妈妈看到我瘦了、黑了,非常心疼地说“我女儿怎么变成这样了”。妈妈慰劳我的依然是饺子,那顿饺子我吃得很多。

在知青点时间长了,也慢慢适应了,不觉得怎么苦了,和当地的老农来往也多了。在知青点劳动时,过年过节也不能回家。有一年国庆节,我们几个知青就请当地生产队队长等几个干部聚餐,吃饺子。当时,当地没有白菜、韭菜,我们就地取材,做起了茴香饺子,用当地茴香加鸡蛋、猪肉做馅儿。零陵是半山地带,交通不便,相对闭塞。潮水公社农村生产队干部没见过饺子,也没吃过饺子。我们知青做的茴香饺子有模有样、有特色,生产队干部说从没吃过这样好吃的面食。我们也是第一回尝试着做茴香饺子,确实别有一番风味,今天想起来都嘴馋。那天,生产队队长等几个干部和我们男知青还喝了不少当地白酒,有几个人一高兴,喝醉了。

现在的生活好了,想吃什么饺子都有。我也经常包各式饺子给家里人吃,孙子孙女也吃得有滋有味。

在部队,我不但学会了包饺子,还学会了做馒头、花卷、葱油饼、韭菜盒子,这些都是在山东的青岛、莱阳学会的,是北方面食、北方特色。在湖南时学会了吃辣,辣椒炒肉片、辣椒炒鸡蛋,辣不怕。当然,我最擅长的还是包饺子,最爱吃的是猪肉韭菜馅儿饺子。



一点红 李斌

江燕

□黄红卫

江燕乳名“来福”,六月生,夜半辰,这种丫头命好,百里难得一个,不叫“来福”叫啥?来福姊妹四个,高、矮、瘦、胖,她最小、最胖。怎能不胖?一个肉包她要掰半个;一碗骨头汤她要呷大半碗。来福父亲在镇食堂烧饭,近水楼台先得月,别人家没有的她家有。

当年,她与范晓丽一块儿参加中考,可惜监考太严,没机会抄袭,尽管她像平时一样塞给范晓丽许多吃食。范晓丽家境不好,经常饿肚子。

停学的她不做啥事,只管白天睡觉,晚上泡镇上舞厅。家里没办法,谁叫她是“来福”呢!她越白相越野,打扮,挑逗小泼皮围拢自己争风吃醋,直至一泼皮把另一泼皮动脉刺破,她才面如土色收了心。这当口,范晓丽高中毕业。一个名落孙山,一个差点闹出人命,村头偶遇,惺惺相惜,友谊重拾,几番合计,决定去城里服装厂。

有范晓丽结伴,家里放一百个心。倒是来福自己提了个醒:“到了城里就没‘来福’了,只有‘江燕’。”

服装厂并非女儿国,比如机修组,纯粹男人。机修工吃香不说,自由、散漫,工资却比普通员工高,别说外地人,本地人没靠山也站不住脚。像石桥街出身的王大山,其爷与早年移居海外的董事长同宗,人家脑子好用,捕得着风、捉得着影,凭借一张与寻根访故的董事长的合影,牵上了线,搭上了桥。

王大山遇着江燕,乍一打眼,仿佛蜜蜂撞着花粉,猫咪闻着鱼腥。江燕也有类似感觉,不过,她踩了急刹,来福已死,人死不可能复活!

本地有句老话——石桥街三年出个状元,三天出个混混。王大山不好偷鸡摸狗,只好热衷勾搭异性,眼见肢体语言不起作用,就拿物质诱惑江燕,今天一包西瓜子,明天一盒口香糖。江燕眼皮子懒得抬,直接扔给范晓丽。她俩同在三车间流水线,机台挨着机台。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范晓丽憋屎憋尿,争分夺秒替江燕赶指标。

“外国大片,本市首映,黄牛手中抢来的,80元一张呢!”某日,王大山举着两张电影票,逮机会堵住江燕。有人注重物质,有人注重精神,也许江燕是后者呢。王大山及时调整策略。

“没空,不看见天天加班吗?”长期加班的缘故,江燕瘦了一圈,也白了一圈,一瘦遮八丑,一白遮百丑,本就不丑的江燕便有了“厂花”之美誉。

“别说话请个假,把你调离流水线也是小

精短
小说

菜一碟。”王大山信誓旦旦。

“那就等调离了再说。”江燕想奉献个媚眼,一转念,却抛给了空气。她厌烦缝纫,太枯燥、太乏味,简直暗无天日,要不是范晓丽鼓劲,一天也待不下去。她倒要看王大山有没有这能耐。

“三八”,工厂大联欢,能唱则唱、能跳则跳,随意而为。眼看活动进入高潮,江燕心里有了数,她落落大方往台中央一站,一首《梦里水乡》果然赢得全场喝彩,纷纷要她再来一首。她甩一甩特意编扎的麻花辫,向台下发出邀请:“谁愿意一道来曲《纤夫的爱》?”

男人们你推我搡,跃跃欲试。王大山正犹豫,总经理唐国泰率先一步冲上台去。

江燕手捏辫子、扭着腰肢,羞羞答答、娇娇滴滴,把个女性的妩媚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旁的总经理倾情倾力,配合默契。台下掌声雷动。自此,江燕名声大噪,凡有活动,开场是她,压轴也是她。

“是人才,必须挖掘,埋没太可惜了!”年底晚会结束之际,唐总经理当众宣布了新一轮领导班子名单。

江燕乐开了花,请范晓丽吃“肯德基”。“你有福,我搭福。”范晓丽咂着鸡翅。“跟我一道过去。”江燕将空降一车间,担任车间主任。“先回去一趟再说。”范晓丽没兄弟,家里要她招个女婿,双方见过面,这次准备订婚。

范晓丽话音才落,江燕家里也来了信,要她回去相亲。江燕自然不乐意,她认识男方镇尾巴,绰号“木瓜”,不善言辞就罢了,还老气横秋,衣服领子一年四季扣得严严实实。

“人家那家境,似块硬邦邦的石头。食堂伙夫算啥?臭鸡蛋一枚!这枚臭鸡蛋,也是人家爷当年赏赐咱的。人生在世,要晓得感恩。再说,无论你来福混得多风光,不可能把前面糗事抹干净。除非城里找,可城里人家底细咱拿捏不准,好的瞧不起咱,差的咱不甘心。总而言之,嫁镇尾巴不吃亏,人家那三层楼,比乡礼堂气派!来福来福,到哪儿都有福!你看范晓丽,高中毕业,做事又泼辣,简直能文能武,女婿不就这样!”终究拗不过家里一番软硬兼施,江燕不妥协也得妥协。

接下来便是订婚,到底是有钱人家,场面不亚于婚礼。返城时,硬塞给她两编织袋喜糖。江燕特意留了一份,准备给王大山,买卖不成情义在嘛。却被告之王大山辞工了,发财去了!

酒过心境

□海狼

请在冷漠的风中看我
这样的夜晚
酒从身体里流过
就像太阳照射积雪和道路
胸前有多年前的天空
也有辛酸的民谣
当一场预设的温情来临时
我看见一行雁的背影
正那么美好地闪动圣洁的微光

请相信命运,相信雾里的灯
我就这样贴近你
夜色,轻柔地笼罩
在你与酒之间
有一双今生都逃不掉的眼睛
许多人擦肩而过
而我认真地用一杯又一杯酒
甘愿地留在
你层叠而迷人的花火中

紫琅
诗会

当然诗意也在酒里
你也在我的诗意图中
我是自己的酒客
像麻雀般隐居在苍茫的屋檐下
那花瓣一样的红唇
如此生动芬芳
今夜不必转身,我只抬头
就能看见一颗红心
像月升月落

那些迷人的词语
多么像今夜的一口口酒液
我醉着,任酒过境,穿心
无所谓来,或去
也不关心你的影子是否蹒跚
我只知道,在刚开始的微醺里
含有你的泪水
而在那最后酒酣的时刻
我在你的异乡,虚幻如影